

攻
媿
集

攻媿集卷六十七

宋

樓

鑰

撰

書

答楊敬仲論詩解

鑰蒙示教詩解以病故相仍近始讀竟荷開發鄙陋至多感歎擊服之餘恨未得一遂請益于門下若夫發明無邪之思一貫之旨天人同心大道至平古說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包

于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于禮典先王皆在商世難拘以周禮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易槩舉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爲足而欲人之言鑰亦不能自已欲効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非恃相與之厚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也

葛覃○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深也葛葉大而蔓小故墜焉而深下俗謂墜下曰覃徒紺切而廣韻集韻無此字音釋文徒南切方音不同不可知也而

謂延也則未安曰覃及鬼方由中國而覃及之則中深
旁淺實有覃義實覃實許后稷之聲深廣也故水中深
旁淺曰覃加水以別其字先儒徒因葛推義釋覃曰延
然施卽延也無乃重複乎大田以我覃耜覃者深也耜
宛然有微深之狀故曰覃耜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
有剡木爲耜之義故以覃爲利後儒求其說而不獲又
轉音爲剡又轉字爲耜今正其字義平聲如字

覃爾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郭注皆謂蔓延相被及
說文覃長味也从旱鹹省聲詩曰實覃實許徒含切

又覃篆文覃省潭說文从水覃聲集韻一說楚人名
深曰潭潭字在六書中爲形聲如江河之从水而工
與可止取其聲而無義潭从水覃亦取其聲非有義
也潭有深義今之言潭潭是也覃卻無深義字書凡
有意者如人爲爲僞人言爲信之類皆入會意之科
王荆公字說所以不能傳者往往以形聲諸體皆入
會意故有牽合強通之病以葛之蔓延故施于中谷
亦未爲重複也覃耜之音剝疑是方言集韻以爲利
耜止以詩傳釋文爲據如八月剝瓠剝音普卜反剝

公以爲養老者剝棗之皮而進之後行田野間羣兒
相呼扑棗方知釋文之有自來此二覃字更望攷之
鵲巢維鳩居之○爾雅釋鳥云鳴鳩鵲鳩郭云布穀未
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鵲鳩者乃居鵲巢爲鵲
鳩魯昭公二十五年鵲鳩來巢而公如乾侯此亦假他
巢之應也故文成之世已有童謠曰鵲鳩跼跼公在乾
侯矧鵲鳩亦鵲鳩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埤蒼云鵲鳩
方言云戴勝今審究戴勝首有竦毛鵲鳩亦有之而鵲
鳩身色黑戴勝身色髭而稍長大豈埤蒼攷之未審歟

布穀其音渾然鸛鵒其音亟然穫穀毛毳頭有斑者李氏亦以鳴鳩爲鸛鵒

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攷之當如此之詳然鳴鳩之爲鸛鵒甚明浙人呼爲八八兒川人呼爲阿八所謂音如布穀者乃今斑鳩俗謂之步姑其性雖拙粗能爲巢戴勝首有竦毛向後鸛鵒竦毛直上又自不同鳴鳩之刺不壹正謂鸛鵒也郭景純云布穀固已失之歐公言拙鳩極然不知此乃鸛鵒呂氏具載皆未當也

簡今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將祭習舞以日中爲期碩
人在前列上處方中將中也碩大也大德之人俟俟德
容也

前輩曾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則
近而易察之地君猶不能見況幽遠者乎此意甚切
氓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
不可說也○耽樂也說解說也今俗說亦以女淫爲大
醜

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

功過相補至于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然功過相補則士可耽也每疑其害教近得一說無與士耽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蓋其初抱布貿絲來卽我謀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曰始者以士之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說也若是女之耽兮則我不可說矣如此則得詩之意又免功過相補之害教也

兔爰雉離于羅○雉文明比君子

非爲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鳥獸兔狡如小人爰爰緩行不至觸冒雉性耿介多罹其中世亂網密小

人多幸免而君子多陷于罪言文明則意差

擇兮○此詩凡言女皆指君也女者愛之之辭

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此意尤明又卷阿俾爾彌爾性之類不惟是愛君如古之稱我爲朕未至如秦以來分別之嚴也

出其東門聊樂我員○我自有員姓者吾妻也

此說未然毛鄭不解員字疏言樂我心云耳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唐員半千齊州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爲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

烈自比伍員因賜姓員古無此姓也況此詩解內云
陸德明以爾雅云徂存也牽合上章思存改且作徂
甚無謂也且語助也于義自通何必牽強又改字以
此知員亦語助耳

候人維鵜在梁不濡其翼不濡其喙○鵜鵜喙長尺餘
領下胡大如數升囊羣飛入水食魚今也在梁不濡其
翼喙長如此而亦不濡是當食魚而不得食喻賢者宜
得祿而不得祿

歐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

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
如彼小人竊祿于高位而不稱其服也鵠不當以喻
賢者不若歐陽氏之說爲長

不遂其媾○小人富貴縱肆好色淫恣而棄其婦媾婚
媾也

毛氏曰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
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薈兮蔚兮南山朝濟婉兮變兮季女斯飢○董曰集注
作薈蔚文也南山朝濟蝦蟇也人莫敢指者乃陰陽交

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高位朝濟喻淫縱淫縱者惟其
意所溺固有其妻雖婉變而自不說者如衛莊姜雖美
而不見答蓋不樂于靜正而放于情慾季女者年少之
義以其未嘗相親如不爲婦也故曰季女不說之則失
所至于斯飢矣

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蒼蔚時工斤樵斧競朝濟舉知
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利于
山則弱者餒窮于室小人肆志于上則君子困窮于
下張陳二說雖未必盡得詩人之意然其說猶雅馴

今爲一媾字一媿字又婉變季女遂生此說然朝賡
實非蝮蝮也彼蝮蝮之詩首章曰蝮蝮在東莫之敢
指故次章曰朝賡于西崇朝其雨至今朝日在東則
虹出于西夕日在西則虹出于東鮮有見于南者且
此詩初不言虹而徑以朝賡爲蝮蝮則不可旣曰季
女如有齊季女而曰如不爲婦亦覺費辭若以南山
喻高位朝賡喻淫縱亦不成詩語宜有以更之

七月一之日觶發二之日栗烈○觶發者寒氣勁發萬
籟盡鳴如觶栗也野俗有語籬端吹觶栗謂烈風吹籬

端之虛管作聲也栗烈者丑月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
毛傳謂栗烈寒氣也其以是歟

毛氏曰觶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風而寒尚
非其至也無風而寒于是爲至只如此說足矣觶栗
乃胡樂一名悲築一名筚管羌胡龜茲之樂也其聲
悲栗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後世樂始譜其音以爲
衆器之首周時安得有此俗語尤不足取股戰而栗
漢人始有此語

二之日鑿冰沖沖○鑿冰之時擇沖和之日慮寒氣之

傷人也。幽公之愛民如此。

毛氏曰：沖沖，鑿冰之意。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左傳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取之。幽尤寒盛，冬安得有沖和之日？不如只從毛說。

東山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傳曰：垤，螳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孔疏曰：將雨，則螳避濕而上垤。鸛鳴于垤，詩意與零雨其濛同。婦歎于室，聞其夫將歸，感傷而歎也。

毛公齊人，必自知之解，不甚詳。孔疏亦未明，皆不見。

于垤之義惟胡德輝程蒼梧雜志言之最明云新經
釋鵲鳴于垤謂垤爲丘垤非螳塚蓋荆公未嘗到山
東螳塚有極高大者如塚墓然每天將雨則鵲集螳
垤而鳴螳知雨鵲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于垤字分
曉正以雨將作故婦歎于室如殷其雷之意正念其
勞也若我征聿至自在下句婦歎于室意聯于上孟
子所謂丘垤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垤乃螳塚下王
洪盤馬于螳封亦謂此也

狼跋○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跲其尾周公欲進